

教龍非揚薛
 州
 坊女烟昭
 夢
 記傳傳傳
 周夢張孫
 內
 秦無翰樓
 遊
 行頗里
 紀錄傳誌



教坊記

唐 崔令欽撰 著 作 郎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卽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勅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卽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篪篥箏等者。謂搗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搗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搗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首旣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闋。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纓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卽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觀者忽見衆女

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舞。不點者卽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鷲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并兩院婦女。於是內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卽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卽云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標弄百端。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蜺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入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爲我語侯大兄。晚間有人送粥。慎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願擎土袋燈旣滅。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堵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勿令開綻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

呼。卽所聘者。兄見呼爲新婦。弟見呼爲嫂也。兒郎有任宮僚者。宮忝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褰車簾。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求達殊爲恠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旣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皆憐愛。欲得嘗者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卽不通。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鎚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謂腋氣也。

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	大定樂	龍飛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拋毬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還京樂	天下樂	同心樂
賀聖朝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杜韋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柳含煙	替楊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牕恨	金袁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牆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太邊郵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帝鄉	歸國遙	感皇恩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劫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閒 賀皇化 五雲仙 蒲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望

月波羅門 後庭花 西河獅子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搵工不

下 麥秀兩岐 金雀兒 澆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鍾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採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

木笳 看月宮 宮人怨 歎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黃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鶻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剌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替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掉子	河滿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娥子
捨麥子	多利子	毗砂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子	絃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翫花子	西國朝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甘州
泛龍舟	采桑	千秋樂	霓裳	玉樹後庭花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駝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弦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昊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鴈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醕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

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爲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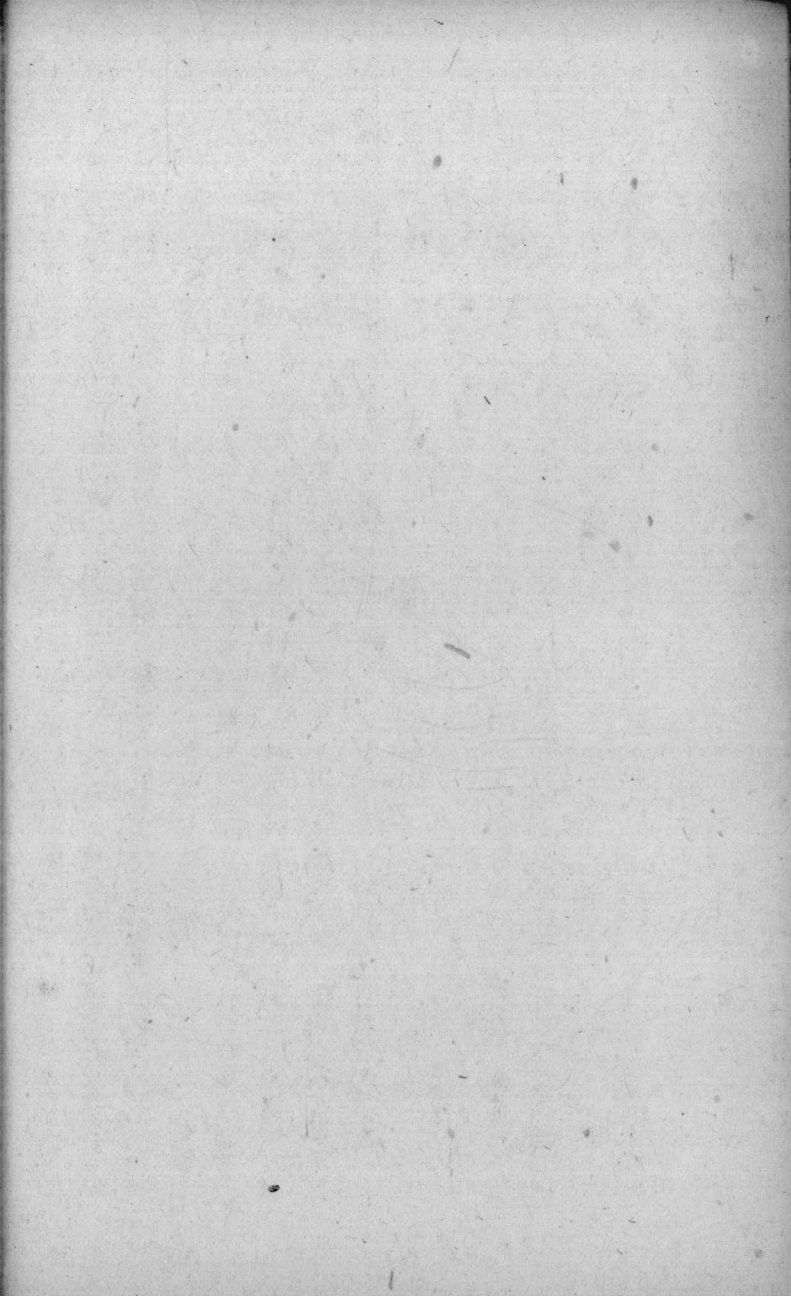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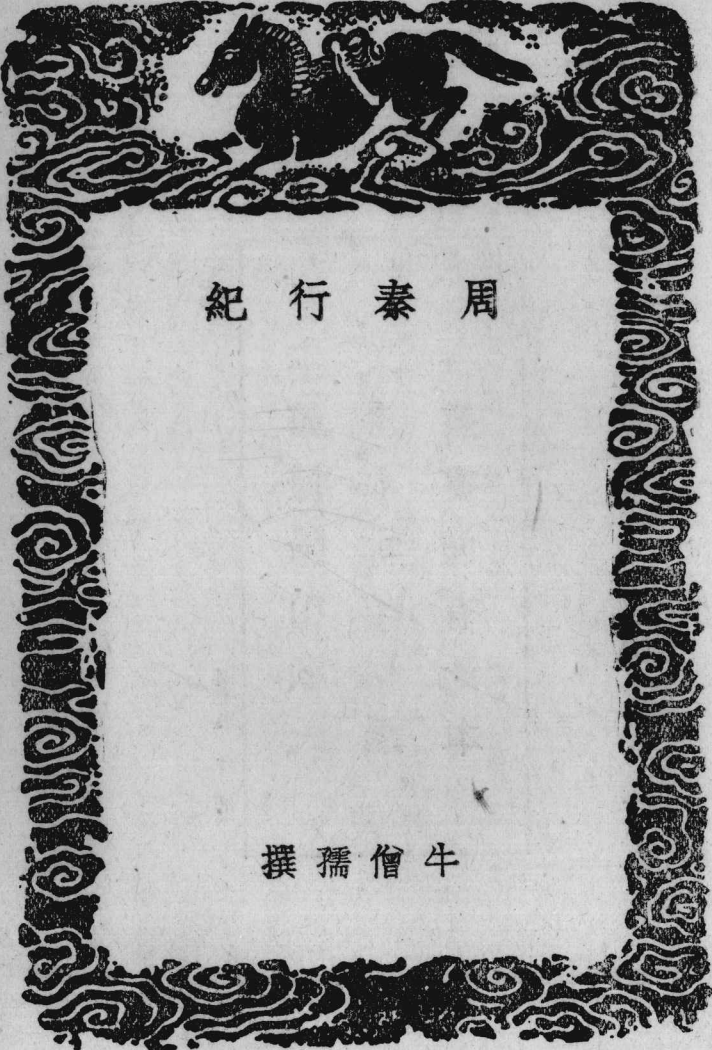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陷之者衆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傷天而莫之思不其惑歟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違仁也納異寵而薄糟糠凡今衆矣是忘義也重衽席之虞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智也心有所愛則覷冒苟得不顧宿諾是棄信也敦諭履仁蹈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由之則齊名周孔矣當爲永代表式寧止一時稱舉儻謂修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殉嗜慾近情忘性命大節施之於國則國風敗行之於家則家法壞敗與壞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懼斥遣夏氏宋武納諫遽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爲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儀絕冢嗣燕熙以符氏覆邦家乎非無元龜自有人鑑遂

形簡牘。敢告後賢。

教坊記





周 秦 行 紀

牛 僧 孺 撰

周
案
行
紀

本館據陽山顧氏
文房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周秦行紀

唐 牛僧孺撰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闍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問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織。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燿。傍視不

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

唐朝太真妃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

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

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

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

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懊惱東昏侯。踈狂終日

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為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

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三四。太

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

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逆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

牛秀才固才士。盡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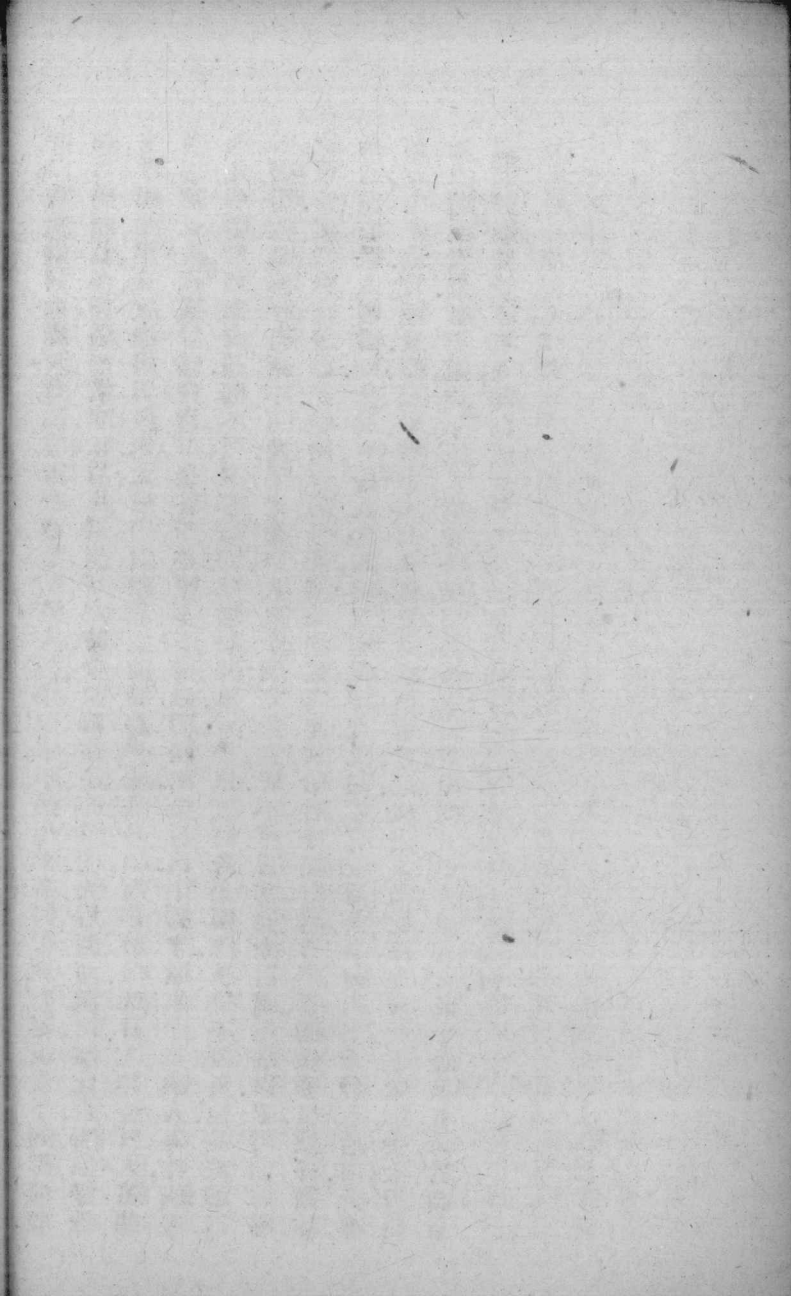
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

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

木彊。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

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

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僊。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大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殊桑若單于婦。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龍 女 傳

撰 人 不 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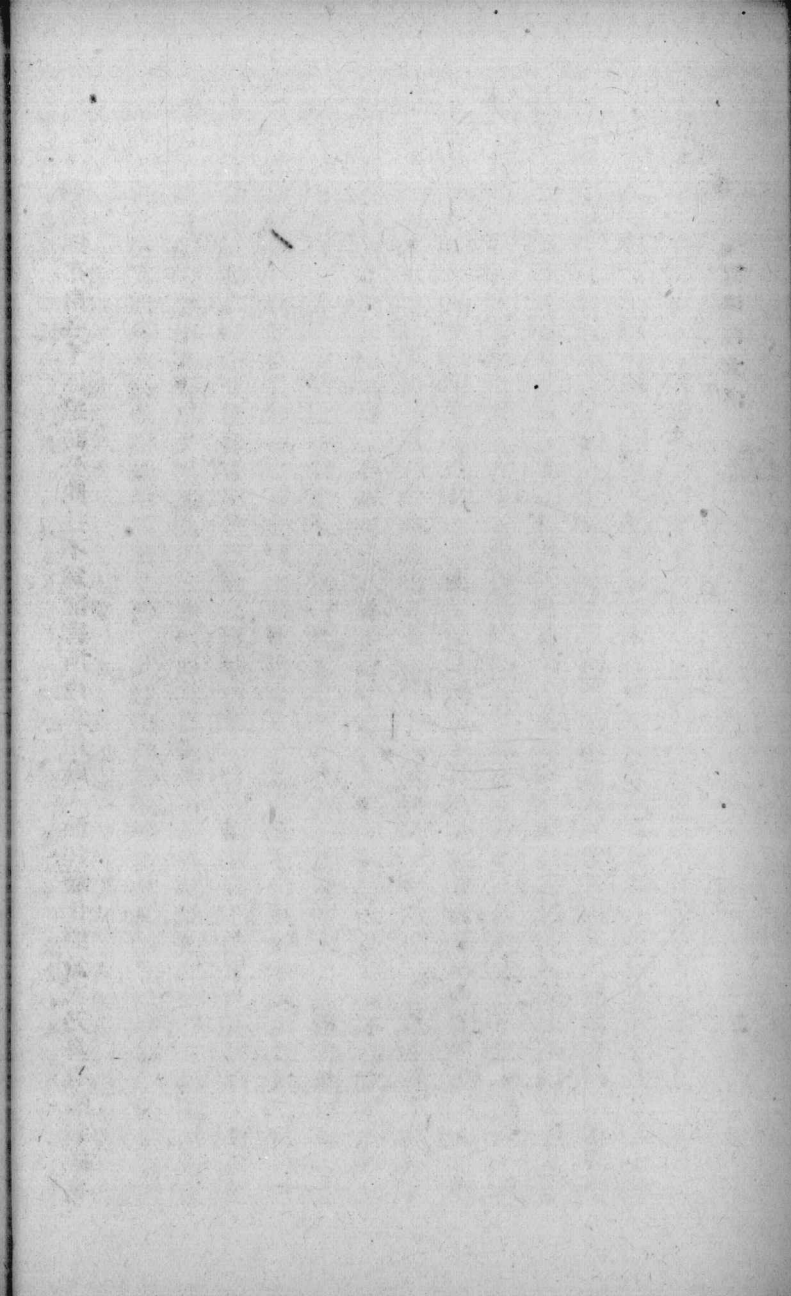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
說海收有震澤龍女傳洛神傳
鄭德鄰傳又龍威祕書亦收有
此三傳總題曰龍女傳其震澤
龍女傳改題作洞庭山穴又說
海無撰人名氏龍威署作薛瑩
撰說海在前故據以排印書名
則從龍威

震澤龍女傳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茅公。偶墮洞中。旁行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關水。霏如輕霧。晝夜明徹。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脫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忽髣髴記得歸路。得去。爲吳郡守具言其事。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十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鷲。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鄞縣白水郎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鄞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汝門龍之仇也。可無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矜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龍毒。今龍化縣卽是臣祖奉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祖化之。今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尙在否。答曰在。謹齋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徵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柰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栢真人教揚義許謚茅容乘龍。各

贈制龍石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龍隱居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子闡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末。宣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齋燒鷲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鷲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之龍。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等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江岸。已而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珠。不如火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虫豸之毒。虫珠。七色。而多赤。其虫六足二目。目當其陷處。有凹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之上。有瑕者爲之下。蚌珠生於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侯噲參。卽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辯。對曰。使其自適。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以斗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屈宛轉。羣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虫等珠。光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齋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祕府藏之。拜子春爲奉車都尉。二弟爲奉

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肱往不爲龍害所由。爲用麻入油和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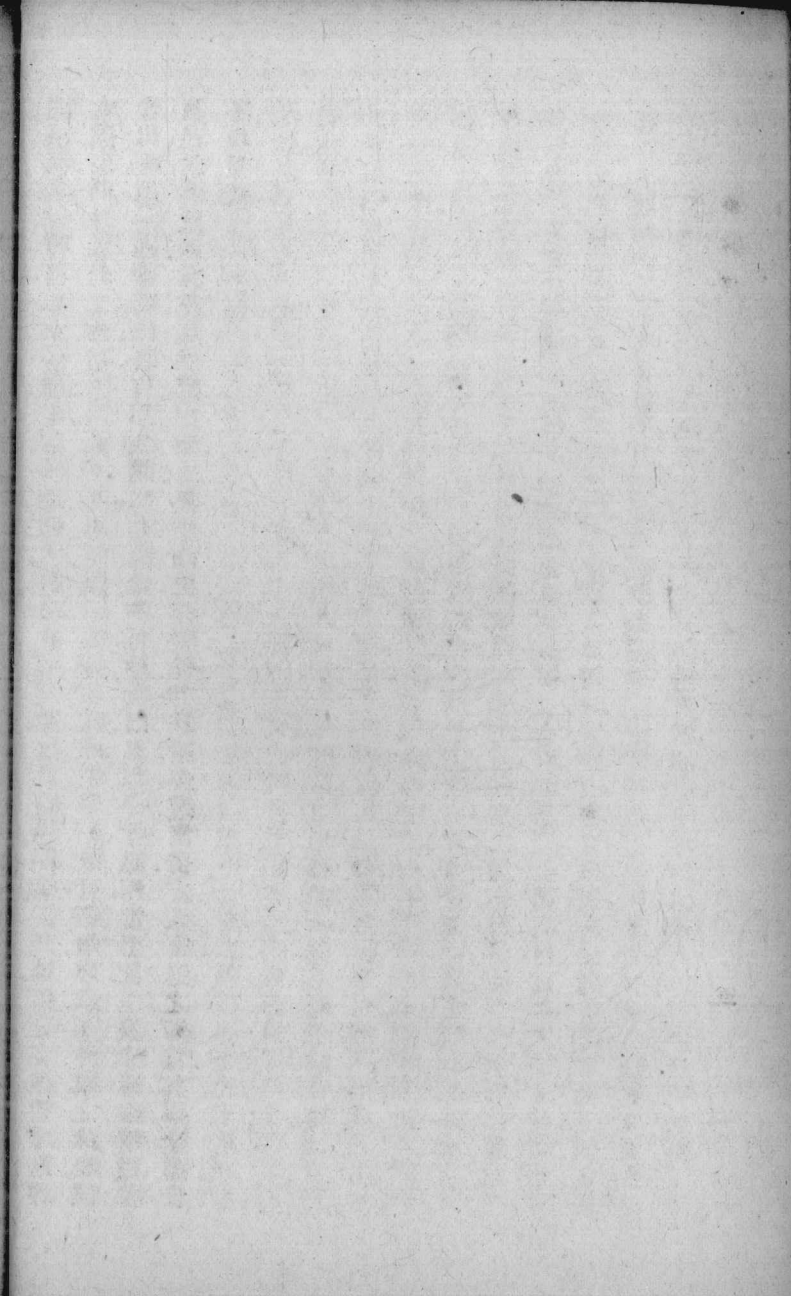


洛神傳

大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于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也邪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後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卽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於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鬢持茵席具酒殺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眞蔡郎中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眞體物溜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得無踈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旣尅木而

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沈于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任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脣吻間。欲驗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鷲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鷲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間聚積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暉。若未凝結。如物在恍惚。精奇杳冥。當此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叙語。情況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眞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筍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銷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

清淚滴真珠。曠蒼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天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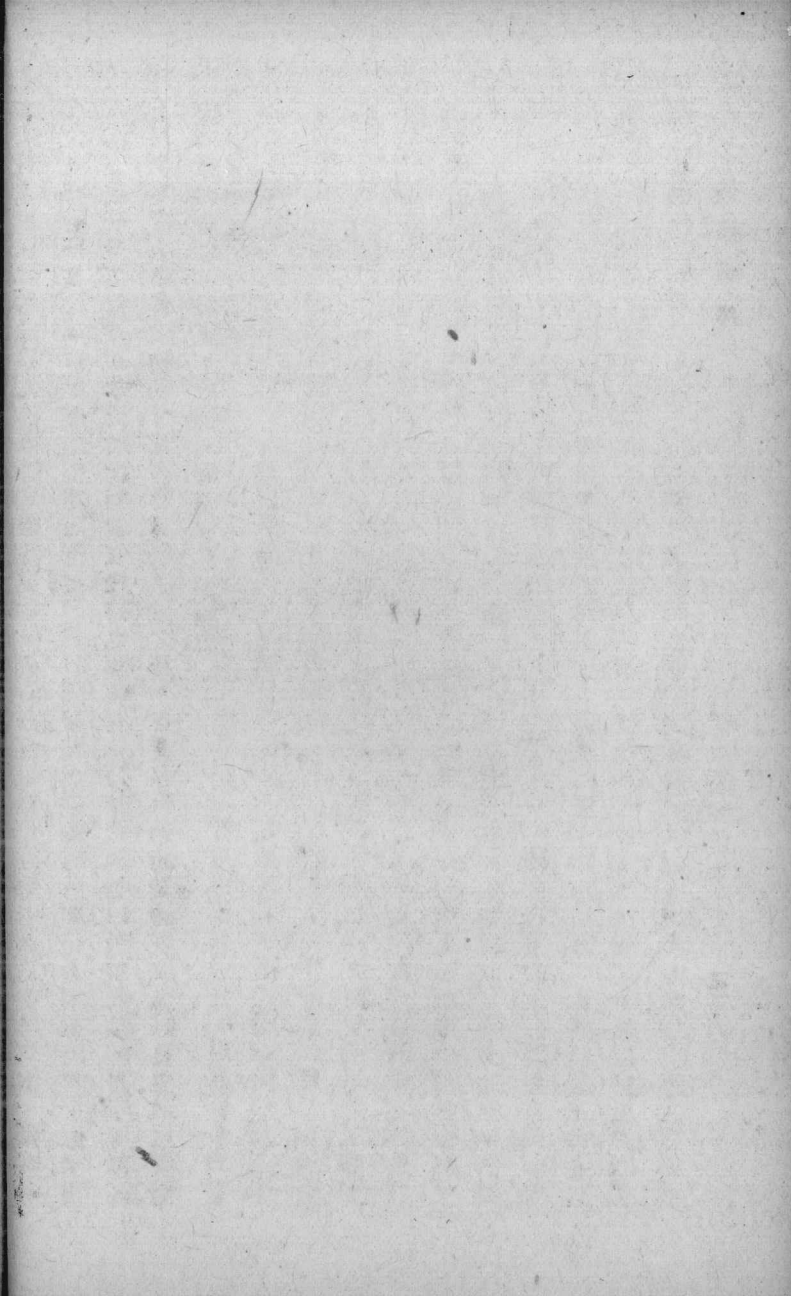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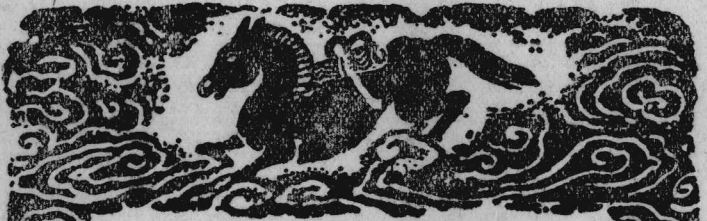
鄭德璘傳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粥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于黃鶴樓下。傍有齏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與隣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櫂。隣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善筆札。因覩韋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哦吟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韋生舟楫頗以相近。韋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葢瑩波。露濯舜姿。月鮮珠彩。於水窗中垂釣。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釣對水窗。紅蕖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彊以紅綃惹其釣。女因收得。吟翫久之。然雖諷讀。卽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恥無所報。遂以鈎絲而投。夜來隣舟女所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疑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沒于洞庭耳。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吊江姝。

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醉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而語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况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携韋氏送鄭生。韋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觀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綉。是似人物。驚而拯之。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驟。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于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

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觀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于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卽韋氏所投德璘紅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旣成諷咏良久敢以實對德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錄 遊 夢

撰 著 任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唐宋叢書龍威秘書皆收有此書說海在先故據以排印至撰人名氏則據龍威本補又此書邢鳳一條博異志目作沈亞之文字亦微有不同

夢遊錄

唐任蕃撰

櫻桃青衣

獨孤遐叔

邢鳳

沈亞之

張生

劉道濟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卽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子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大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著綠。形貌甚美。相見言敘。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諳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爲兒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卽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曆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午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拜席。大會都城親表。拜席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

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曰。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勅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卽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稠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徬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饑驢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蹟人世焉。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驕栖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尙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旣殆。

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畫。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幃於西窗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其迫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閒坐。獻酬縱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卽下屋楸稍於暗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纔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覺方悟。遐叔至寢。妻臥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翫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兇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磚飛墮。因遂驚覺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鬢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無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羣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章諒。晉昌唐炎。廣漢李囑。吳興姚合。泊亞之。復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名。使佐西乞術伐河西。晉秦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尙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鬢髯沙。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

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者擊鼙拊鞀。鳴鳴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廣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體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春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旣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牕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旣僊矣。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

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籌筭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壻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卽當啜。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豔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闕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孥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孥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

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牕。側柏葵花。宛是夢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非 烟 傳

皇甫枚撰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非
烟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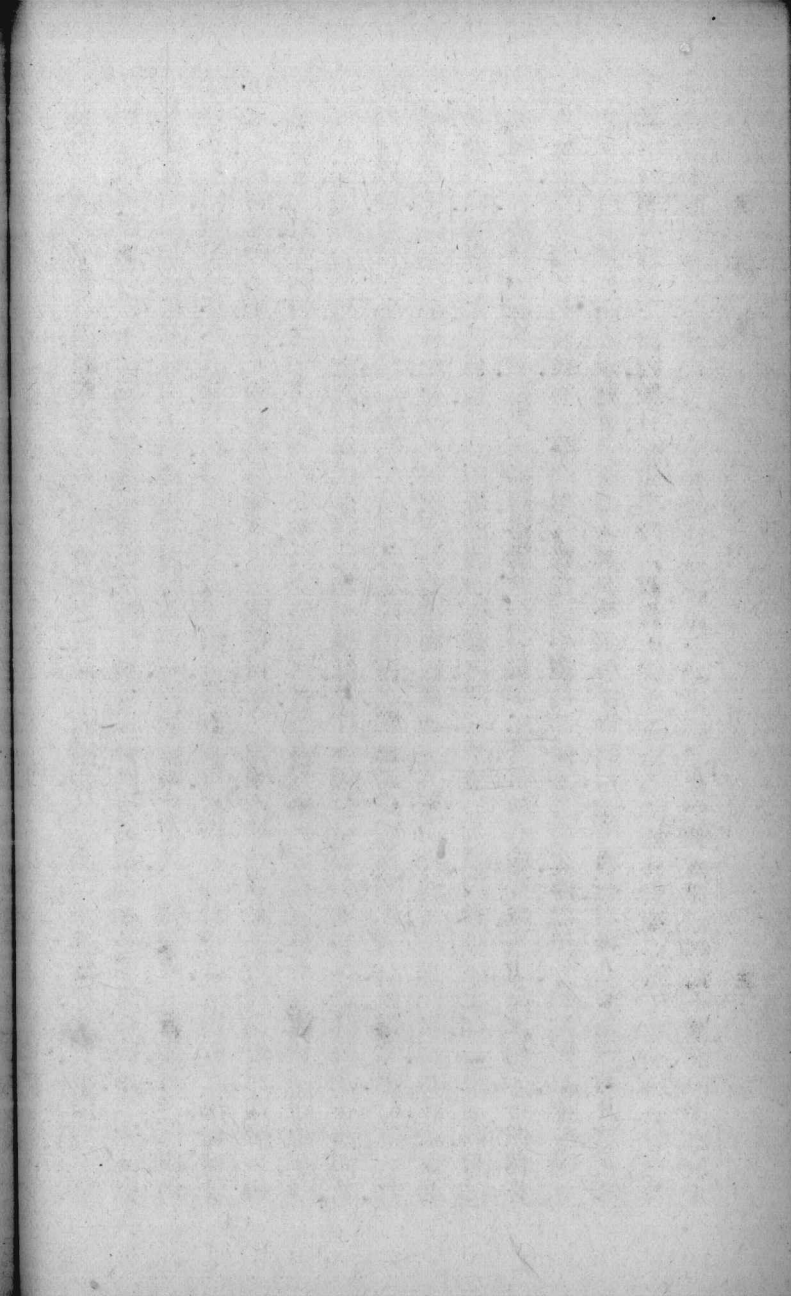
非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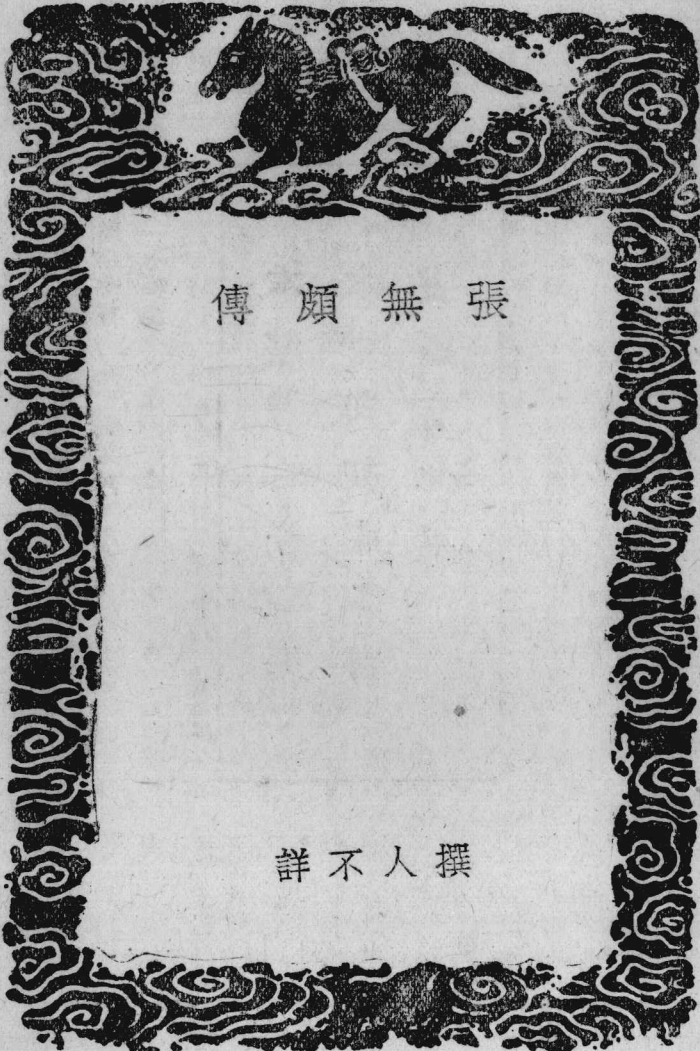
唐 皇甫 枚 撰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纒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闈。以情告之。闈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龔悍。非良配耳。乃復酌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娥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葉。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嚴粧

倚繡櫺。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靚。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薰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后期。惚恍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爲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媼旣得回簡。徑賚詣烟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持書得以款曲尋繹。旣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釭。汎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絨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尙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慳。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乃召門媼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媼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旣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旣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

以郎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句。常得一期於後庭。展微密之思。馨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詠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旣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致殞。後數日。窆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子有崔李二姓。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林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媿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執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張無頗傳

撰人不知詳

張無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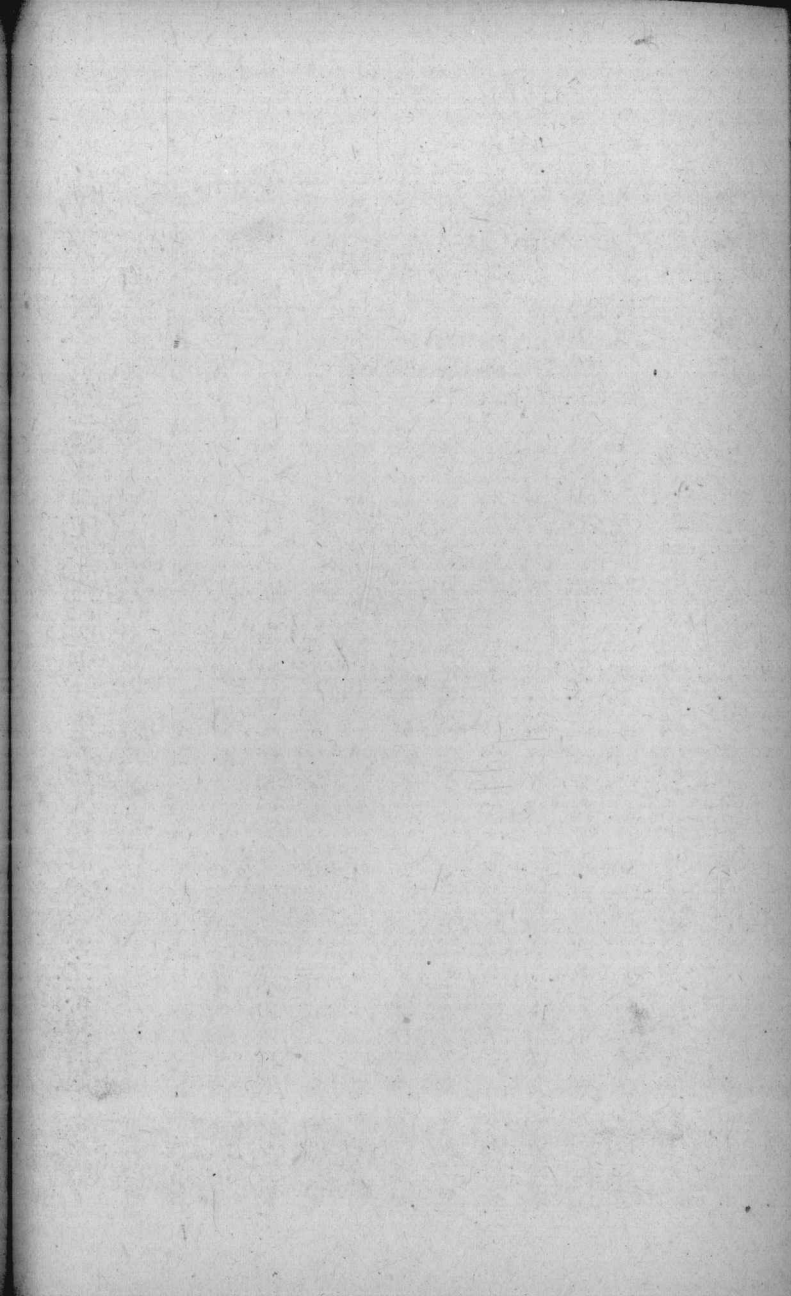
本館據古今說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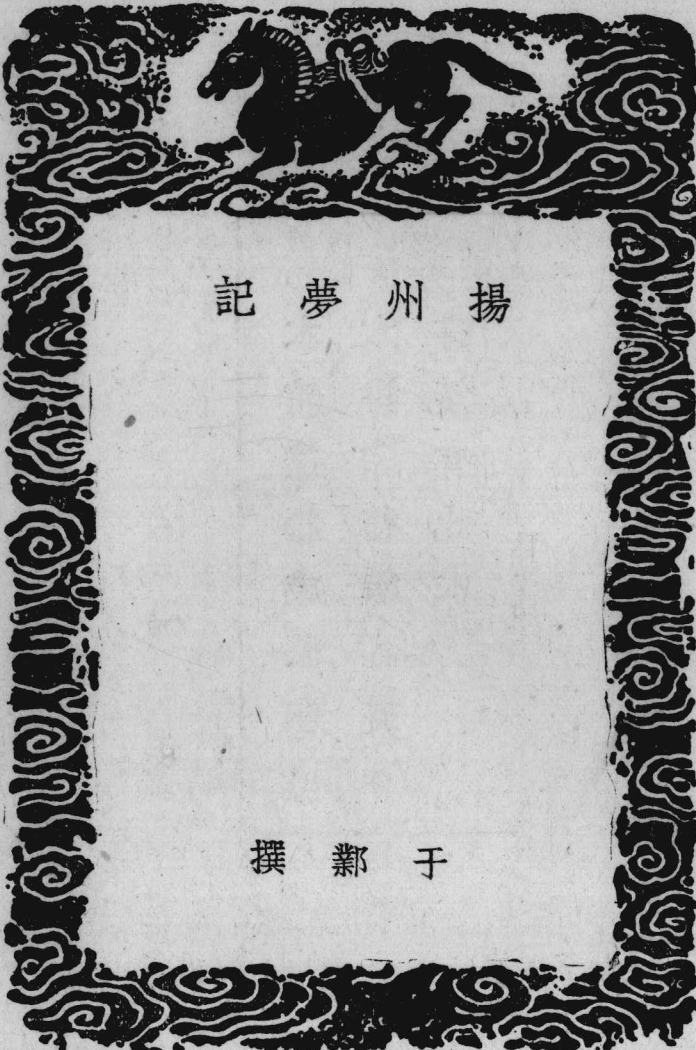
張無頗傳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值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餓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唯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若宦者叩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誌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守衛甚嚴。宦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宦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彊拜。王罄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珠翠璫。楹楣煥燿。若布金鈿。異香氤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褰簾召無頗入。覩真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脉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篔。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

曰。此不足醜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盤。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宦者復引送于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鉅萬矣。無頗覩貴主華艷。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叩門而送紅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倏亦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製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鸞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驚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敲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烟。頃之前時宦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欣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逼人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慙。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擊觸而復作焉。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默然色不樂。慰喻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爲賈充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爲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壻。遂止月餘。歡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壻。須歸人間。昨夜檢於幽府云。當是宴數。卽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爲時人所恠。南康又遠。况別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限。曰。唯侍衛輩。卽須自置。無使陰人。此減筭耳。遂與王別。曰。五年卽一到彼。無言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叩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

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卽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揚州夢記

于鄴撰

揚州夢記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揚州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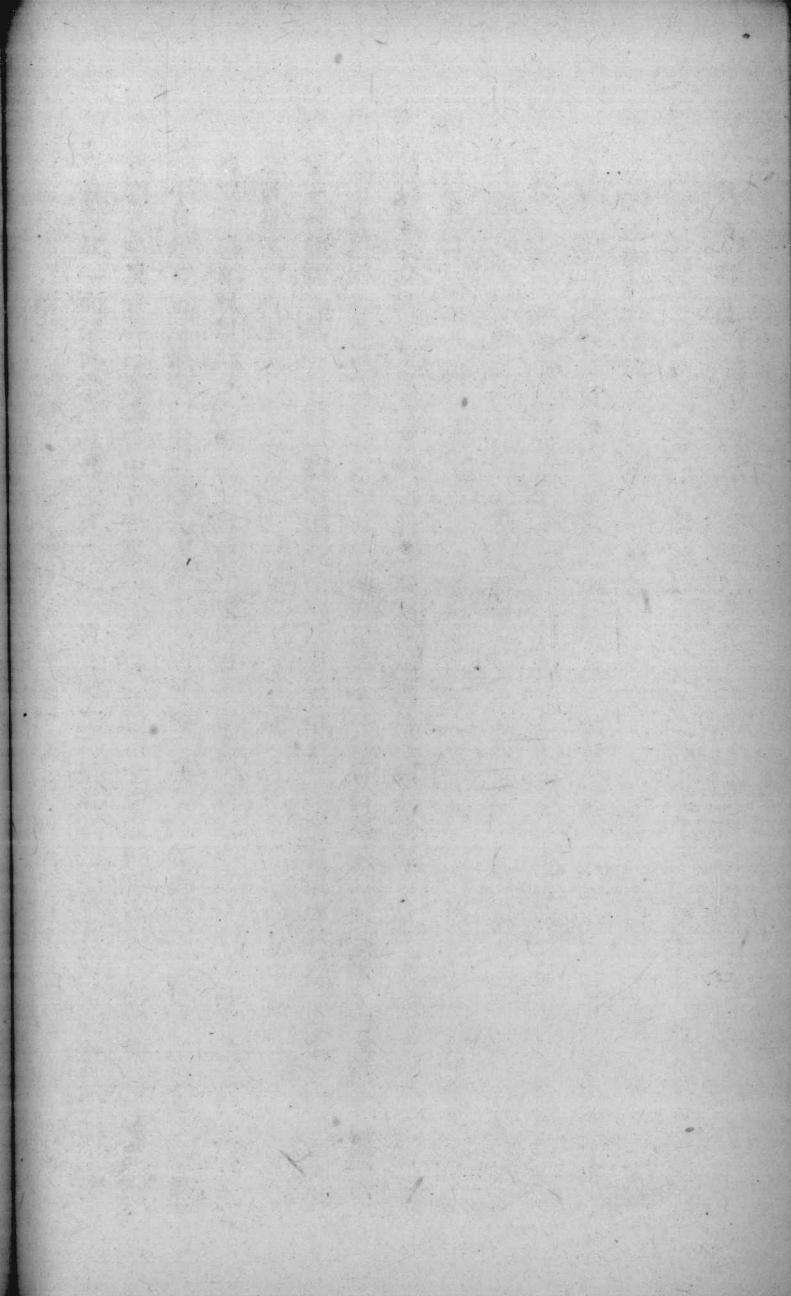
唐于鄴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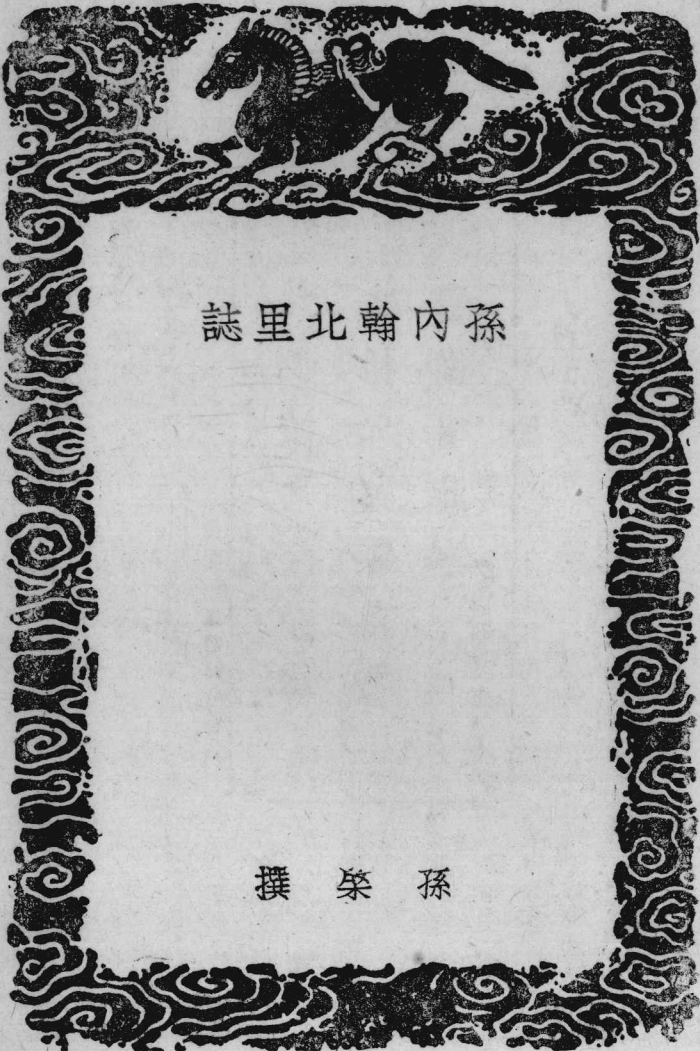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捷制科。牧少俊。性疎野放蕩。雖爲檢刻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概遠馭。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卽命侍兒取一小書篋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千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爲之誌。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牧旣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閒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亦迴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

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舣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伴。茶煙輕颺落花風。太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集。某當閒行寓目。冀於此際或有閱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引鵝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母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秩尙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于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頭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旣卽政。函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旣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疆之不祥。乃厚爲儀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洪邁曰。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邱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附王穉登詩。新詩一首當纏頭。徧醉邗溝十二樓。贏得佳人稱薄倖。還如杜牧在揚州。
錢希言揚州懷舊詩。三度維揚十八年。舊遊零落不如前。車傍擲果人何在。橋上吹簫事莫傳。潮落遠江瓜步雨。鳥啼荒壘竹西煙。風流杜牧元多感。到日登臨一惘然。





孫內翰北里誌

孫榮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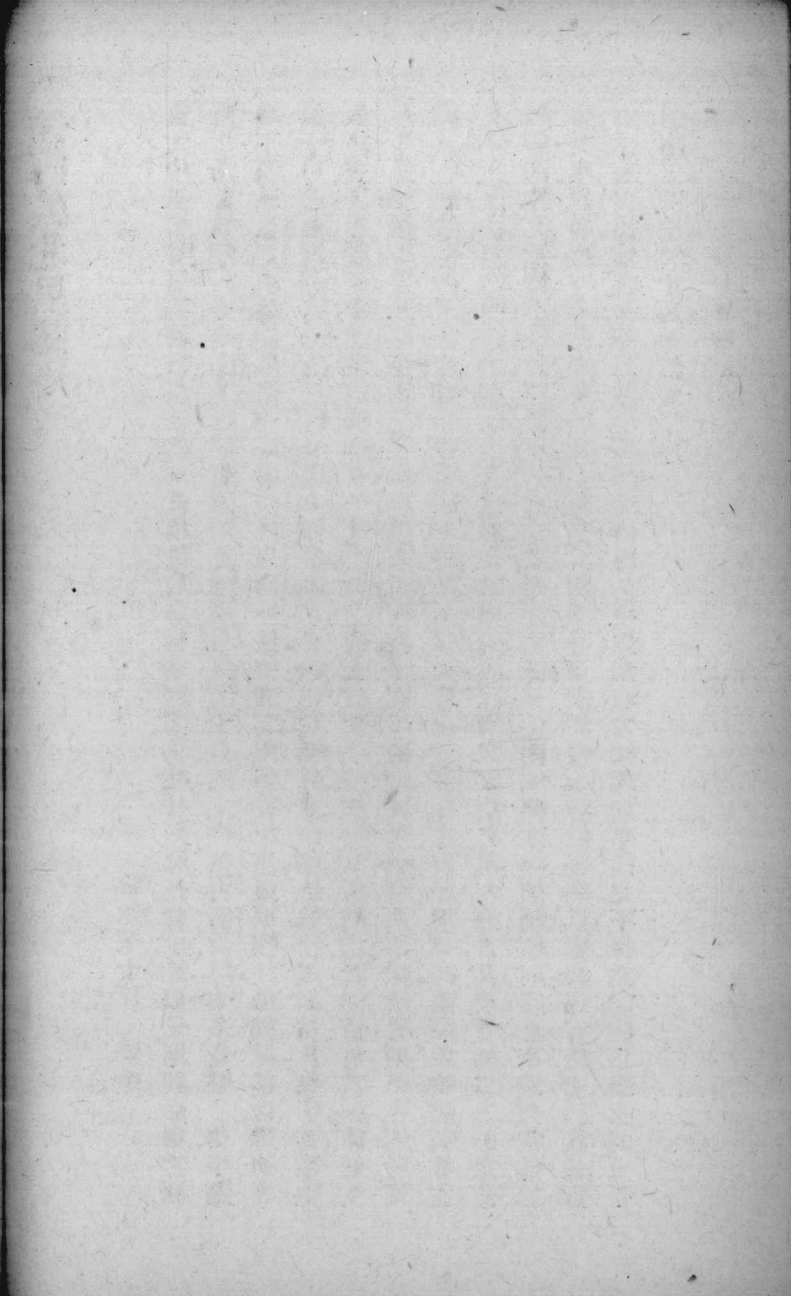
孫內翰北里誌

本館據古今說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孫內翰北里誌序

唐翰林學士孫 棨撰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壻鄭詹事。再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所聞質於內庭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爲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甚。自歲初等第于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於他處。惟新進士設口願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於常數。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如不恡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語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覩北里二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慚德矣。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時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常欲紀述其事。以爲他時談藪。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鑾輿巡省。嶠函鯨鯢。通竄山林。前志掃地盡矣。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而久罹驚危。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爲太平遺事云。時中和甲辰歲無爲子序。



北里誌目錄

海論三曲中事

楚兒

牙娘

楊妙兒 長妓萊兒
次妓迎兒

王團兒 長妓小潤
次妓小福

俞洛真

王蓮蓮

張住住

附錄狎遊妓館五事 胡證尚書
楊汝士尚書

北里不測堪戒二事 故王金吾式
令狐博士論

天水僊哥

鄭舉舉

顏令賓

次妓永兒
次妓桂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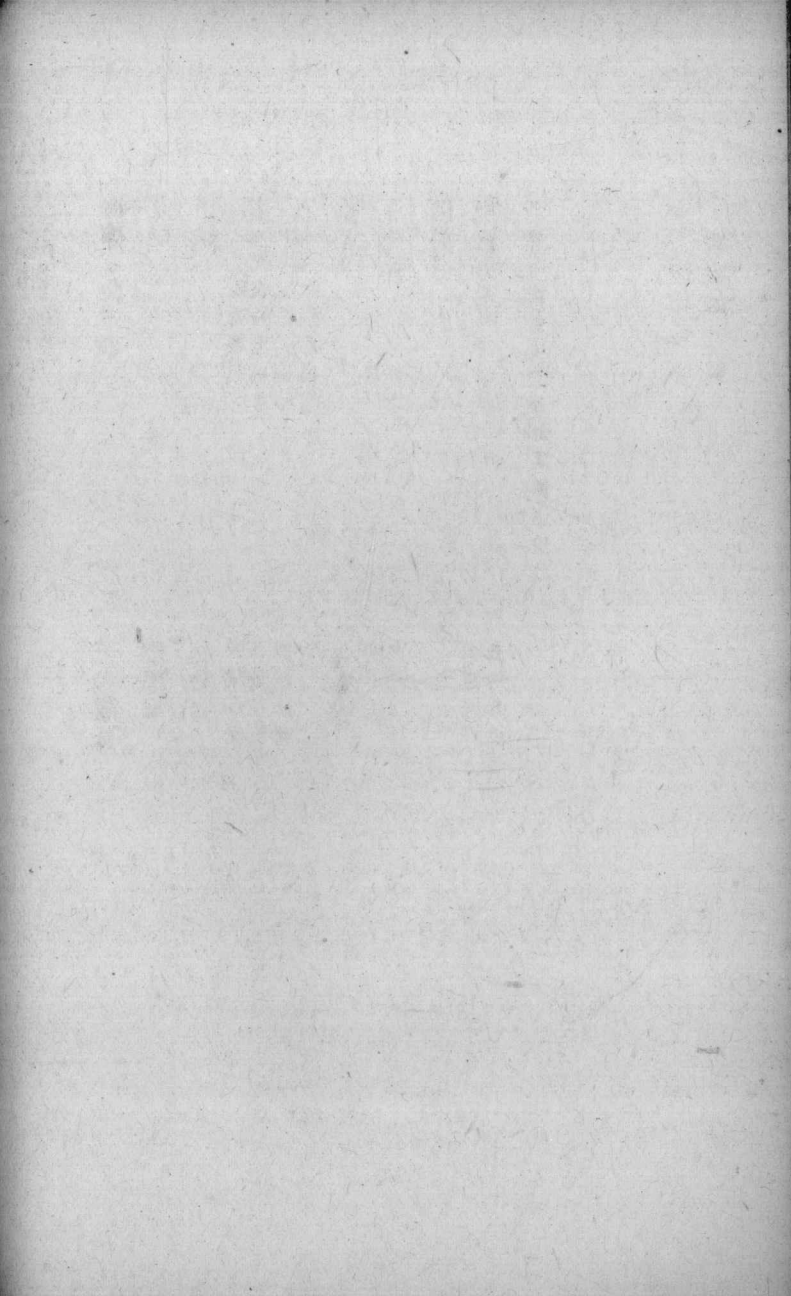
次妓福娘

王蘇蘇

劉泰娘

裴思謙狀元
鄭合敬先輩

鄭光業補袞



孫內翰北里誌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恠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諸女自幼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朴備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而爲諸倡所象養。必號爲廟容。不知何謂。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筯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參禮。大京兆但能制其昇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

其側。或呼召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錢。繼燭卽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詠。能歌令。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尚之。因鼓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仁表嘗在席上贈詩曰。嚴吹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聽雷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寶先輩扇之。鄭寶本吳人。或薦裴讚爲東床。因與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學。乾符四年。贊竟爲時輩所棄斥。極嗜欲於長安中。天水之齒甚長於覃。但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緡不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煉子也。居其里中。能制諸妓。覃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榼可二斤許。全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褰簾一覩。亟使昇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窗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爲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

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全版使鄭光業昌國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視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牕下。弄琵琶矣。駐馬以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鷄肋難勝子路拳。抵擬嚇人傳鐵券。汾陽王有鐵券免死罪。今則無矣。蓋恐嚇之詞。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踈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爲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真互爲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醺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臣。數夕拜孫文府。諱小天趙爲山。崇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騰劉允承雍章。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繪遺酬。孫龍光爲狀元。名僊。文府弟。爲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惑之。與同年侯彰臣。潛杜寧臣。彥崔勛美。昭趙延吉。光盧文舉。擇李茂勳。

茂諸弟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同年盧嗣業訴醜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觀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簡辭之子，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非舊知，聞多稱力窮不遵醜詞，故有此篇。曲內妓之頭角者為都知，分管諸妓，俾追召勻齊舉舉絳真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鑲，見燭即倍新，即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今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其年酒糾多非舉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為酒糾，坐久覺狀元微晒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畫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藉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為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相國少子，離辭年自比員刺硤州不到任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踈猛，不拘言語，或因醉戲之，為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翼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顛，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晒，不能舉者久之。裴公，公瓚，其年主司。今小天趙為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謂之郡君。為山內子，予從母妹也，甚明悟。為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為山屬意牙娘，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為山自外歸，內子謂為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郡君也。為山愕然久之，無言以答，亦終不敢詰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為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為畱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嘆數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為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

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卽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慊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鼈鼈。聰爽能爲曲一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鼈鼈使唱。鼈鼈尙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僊子。轎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磨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天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爲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鼈鼈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鼈鼈哂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爲恥。遞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全相謔。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旣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爲名輩。後老。退爲假母。居第最寬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僊。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談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

水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多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爲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會解一鳴萊兒尙未信應聲嘲笑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遂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枕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旣旣久不痊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旣旣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斂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嬌別翠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爲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閩閩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權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泣訴於他賓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遴甚眷之在翰苑時每知聞間爲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兒旣乏丰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窳於貌但慕萊兒之爲人雅於逢迎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已爲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徹。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牌上。爲山所見。名就。今字哀求。近白小求。宰臨晉。贈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爲四十一。即崔四十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澹。贈詩。方在內庭。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僊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爲漢侍郎。時爲內庭。月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羣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僊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憂風舉倩持裾。謾圖西子晨粧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爲稱愜。持詩於牕左紅牆。請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牕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鬪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刺蹙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麤。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癩爲膏郎有無。尙校數行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爲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爲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僊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

知幽旨。但非舉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子筆。請和其詩。子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子東之洛。或釀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泊冬。初還京。果爲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爲富豪輩。日輪一縉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祇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禊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縷麻。北座者徧通反甲。麻衣對米孟爲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纈舖張言爲街使郎官置宴。張卽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爲敬瑄二縷。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來日可到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子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旣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給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爲。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俞洛真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璩尚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悅冒其季父之子。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得。後投跡今左廣令孜門。因中第。遂佐十軍。先通洛真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媵之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卽出之。亦獲數百金。遂嫁一胥吏。未甚年而所有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曲。攜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真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亦時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表仁常與詩曰。巧製新章拍指新。金壘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盼。又怕回籌錯指人。離亂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渭。渥之弟。今改名幹。其年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題於楣間。訖。先回。問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言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聳轡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矣。因倉皇而回。遂乃奔竄。因與文遠思所題詩。真識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卮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勳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牕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畱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畱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

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畱住青蚨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諸妓皆擢金。特甚。詣其門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賃衛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秦娘

劉秦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子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矣。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兒。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爲小鋪席貨草剉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

逼其牕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助同姓。傭書徐邸。因私呼佛奴爲徐州子。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卽自爲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姬爲之地。姬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姬獨留住住亦畱。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姬。因爲謾寢所。以遂平生。旣而謂佛奴曰：子旣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爲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鬪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姬致于住住。旣而小鳳以爲獲元甚喜。又獻三緡于張氏。遂往來不絕。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爲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住住終不捨佛奴。指堦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卽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值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爲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榮陽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住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鬪。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爲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龐漢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旣不審。且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哈。遞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

足住住因呼宋媪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雞足且良遂以生絲纏其雞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噪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雞跛又聞改唱深恨向來誤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菽音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雞腳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初傭徐邸邸將甚憐之爲致職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倖矣

附錄

胡證尙書

胡證尙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公嘗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胡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盃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燈臺胡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觥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竝坐胡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胡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

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光業補袞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楊汝士尙書

楊汝士尙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楚。娠字潤。卿。妓之尤者。

余頃年往長安中。鰥居僑寓。頗有介靜之名。然惚率交友。未嘗辭避。故勝遊狎宴。常亦預之。朝中知己。謂余能立於顏生子。祚生之間矣。余不達聲律。且無耽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懲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瀉。皆目擊其事。幾罹毒手。實昭著本末。垂戒後來。且又焉知當今無之。但不值執金吾曲臺之泄耳。王金吾故山南相國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頃。又有後至者。仗劍而來。以醉者爲金吾也。因梟其首而

擲之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牀。金吾獲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瘞之。令狐博士瀆。相君當權日。尚爲貢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訪之。一旦忽告以親戚聚會。乞輟一日。遂去之。瀆於鄰舍密窺。見母與女共殺一醉人而瘞之室後。來日復再詣之。宿中夜問女。女驚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共斃之母。勸而止。及旦。歸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可不具載於明文耳。頃年舉子皆不及此里。惟新郎君恣遊於一春。近不知誰何啓迪。嗚呼。有危梁峻谷之虞。則回車返策者衆矣。何危禍之惑甚於彼而不能戒於人哉。則鼓洪波。遵覆轍者。甚於作俑乎。後之人可以作規者。當力制乎其志。是不獨爲風流之談。亦可垂誠勸之旨也。述才慧。所以痛其辱重廩也。述誤陷。所以警其輕體也。敘宜之。所以憐拯己之惠也。敘洛真。所以誠上姓之容易也。舉令賓。所以念蚩蚩者有輕才之高見也。舉住住。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讓之明心也。引執金吾與曲臺。所以裨將來爲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薛 昭 傳

撰 人 不 詳

薛昭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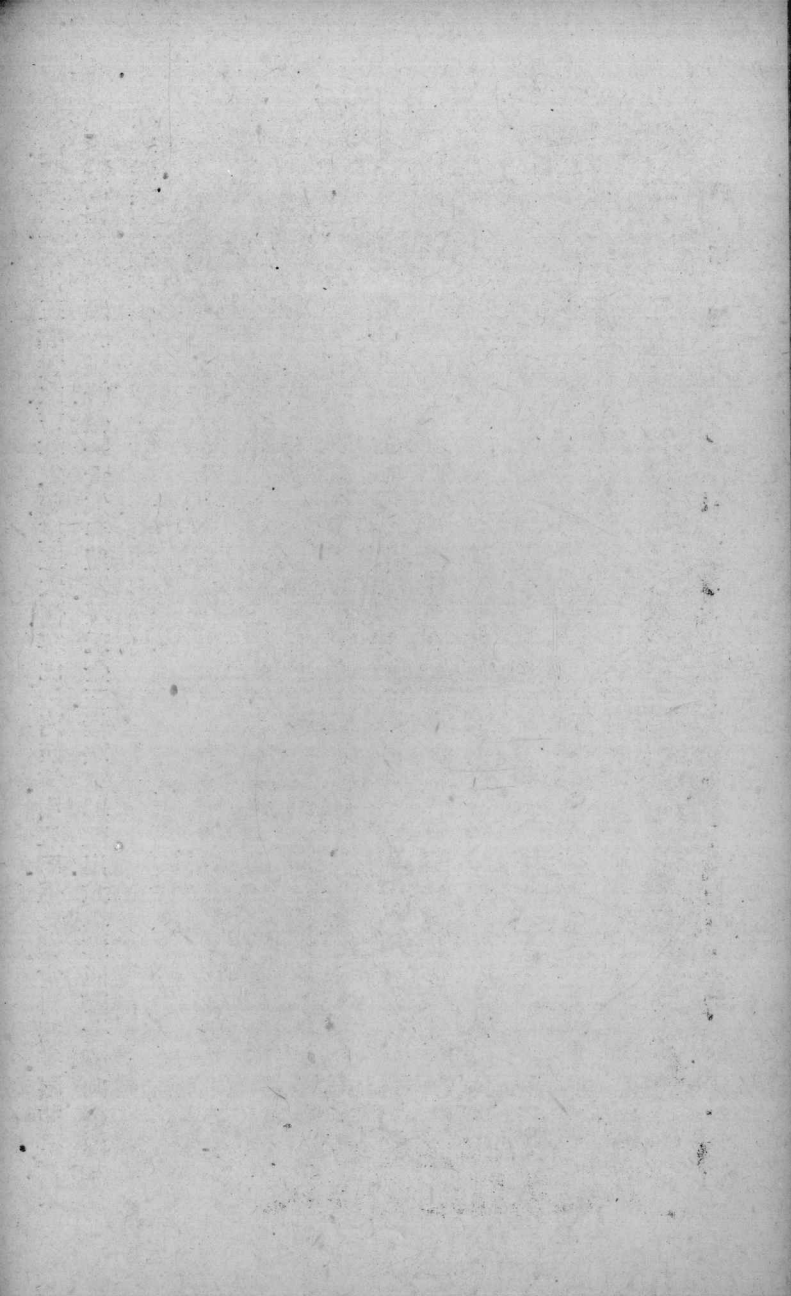
本館據古今說海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薛昭傳

薛昭者。唐元和末爲平陸尉。以氣義自喜。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爲心。因夜直宿。因有爲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爲民于海康。勅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鐙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時來。平生正與昭洽。乃齋酒闌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荆聶之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易酒大醉。其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携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去食。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可且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遇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于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間有三美女笑話而至。揖讓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其首女子。醉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好人。豈易逢邪。昭居窗隙間聞之。又誌田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邪。昭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實對。乃設座于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遍擲。雲容采勝。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合卺矣。昭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答曰。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

鼻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茲寵幸愈於羣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譚道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閒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真玉疎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沈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爲地仙耳我沒蘭昌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憐之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荷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卽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籙日之事哉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爲九仙媛所忌毒而之死藏吾穴之側與之交遊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翹和曰幽谷啼鸚整羽翰犀沈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扃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鑿分成塵曾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悞入宮牆漏網人月華清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艷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鷄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闔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覺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爲州縣所執容曰無憚但將我白絹去有急卽蒙首人無能

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看帷帳。但一大穴。多盟器。服玩金玉。惟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申師名元也。





狀樓記

張泌纂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妝樓記

唐張泌纂

玉觀音

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丘尼往往勸其修淨土。云當作觀音觀。觀其法身。愈大愈妙。自此夜恆夢見之。然甚小。若婦人釵頭玉佛狀。一日其夫寄一玉觀音。類夢中所見。自是奉之益篤。

翡翠指環

何充妓於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充知歎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急以蜻蜓帽贖之。

粉指印青編

徐州張尙書妓女多涉獵。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痕並印于青編。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

錢龍宴

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爲龍爲簾。作錢龍宴。四圍則撒真珠。厚盈數寸。以班螺命妓女酌之。仍

各具數。得雙者爲吉。妓乃作雙珠宴。以勞主人。又各命作錫緩帶。以一丸錫舒之。可長三尺者。賞金菱角。不能者罰酒。

油花卜

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視而洒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桃花齷面

北齊盧士琛妻崔氏。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齷面。云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

十眉圖

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

丹脂

吳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洩袴帶。醫者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脂點頰。以要寵。

薔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衣敝而香不滅。

妖態

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齒笑。以爲媚惑。

環榴臺

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臺。名曰環榴臺。

漆畫屐

延嘉中。京師長者皆着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爲系。

剪刀池

剪刀池。昔車胤讀書于此。婦以女紅佐之。落剪刀于此池。

半陽泉

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此。董子思飲。舀此水與之。曰寒。織女因祝水令暖。又曰熱。乃拔六英寶釵。祝而畫之。於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

香溪

明妃姊歸人。臨水而居。恆于溪中盥手。溪水盡香。今名香溪。

以女名

黃姑。牛郎也。馮婦。勇士也。皆以女名。

待女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

夜飛蟬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

醉來妝

金陵子能作醉來妝。

黃昏散

孫真人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

女奴

貓一名女奴。

不勝匕箸

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

王母小女

太真夫人王母小女也諱婉羅。

曉霞粧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

是宮人俱用臙脂做畫。名曉霞粧。

金鳳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下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

吉慶花

薛瑤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籍以乞巧。

貓名

張搏好貓。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祛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值數金。次者不可勝數。

女侍中

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

贈芍藥

芍藥一名將離。故鄭之士女取以相贈。

燕支

燕支染粉爲婦人色。故匈奴名妻闕氏。言可愛如燕支也。匈奴有燕支山。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闕氏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婦人封侯

漢陰安侯。乃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樊伉母呂嬃。封臨光侯。

西施毛嬙皆越女

莊子注。西施夏姬也。勾踐獻吳。又毛嬙。司馬云。古美人。一曰越王美姬。則二女皆越產矣。

斜紅

斜紅繞臉。蓋古粧也。

紅潮

紅潮。謂桃花癸水也。又名入月。王建詩。密奏君王知入月。

雪衣女

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辭。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云雪衣女。昨夜夢爲鷺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

印臂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于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作剪刀

姑園戲作剪刀。以首箔根粉養之。裁衣則盡成墨界。不用人手而自行。

婦人之貴

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宏靖。其婿韋臯。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嫂知音

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

始影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

七歲女子

如意中有七歲女子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愁眉

梁冀婦改鴛翠眉爲愁眉。

婦人卿壻

王安豐婦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禮爲不敬。後勿如之。婦曰。親卿愛卿。所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綠珠井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耆老云：汲此井者，誕女多美麗。識者以美色無益，以巨石填之。迨後雖產女而七竅不完。

女表

羊緝之女佩在。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里號曰女表。

女宗

宋鮑蘇之妻不妬。宋公表其閭曰女宗。

尼之始

漢聽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陳達妹

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爲夫人。

珠娘

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

善臨寫

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真蹟。秦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書法

書法。蔡邕受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衛夫人。

如平生

李行修喪妻。偶得桐桑老人。以術見其妻如平生。

寡婦莎

秦趙間有相思草。節節相續。又名斷腸草。孀婦草。寡婦莎。

鬱金

鬱金芳草也。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柰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

盜寫

女几。陳市上酒婦也。朱仲嘗於會稽賣珠。一日。仲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

化蝶

壞裙化蝶。

相思子

相思子卽紅豆。赤如珊瑚。詩所謂贈君頻采摘。此物最相思。

紫雲娘

魯敢遇仙女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

四十九妻

彭祖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木瓜粉

良人爲漬。木瓜粉。遮却紅腮。交午痕。

練行尼

孝文廢皇后馮氏。眞謹有節操。遂號練行尼。

女郎花

詩曰。木蘭開遍女郎花。

蘅蕪香

漢武夢李夫人。遺蘅蕪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

作裙

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禁改之。

錦襪

馬嵬姬得錦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妬女泉

并州妬女泉。婦人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是介推妹。

鄉里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它處。

治家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家法

房太尉家法。不着半臂。

並枕樹

潘章夫婦死。葬塚木交枝。號並枕樹。